



石川
鴻齋
訓點

左傳輯釋

五

□ 12
3110
5



門 012
號 3110
卷 5

左傳輯釋卷六

日南 安井衡 著

僖公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杜 隕落也聞其隕視之石數之五各隨其聞

見先後而記之莊七年星隕如雨見星之隕而墜於四遠若山若水不見在地之驗此則見在地之驗而不見始隕之星史各據事而書

是月六鷁

退飛過宋都

杜 是月隕石之月重言是月鷁同日鷁水鳥高飛遇風而退宋人以爲災告於諸侯故書

安 釋文鷁五歷反本或作鷁

阮元云公穀作鷁說文引傳亦作鷁史記宋世家索隱引同然則三傳經文本皆作鷁字說文無鷁字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孫茲卒

杜 無傳

冬十月二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邢侯曹伯于淮

杜 臨淮郡左右

傳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

杜 但言星則鷁星使石隕故重言隕星

左傳輯釋

卷之六

一

安 衡案石爲地氣所噴

飛於空中受日光以為光見之如星古人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註杜六鷁

因所見名之為隕星非實為在天之星也註杜六鷁

風而退飛風高不為物害故不記風之異註杜六鷁

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註杜六鷁

吉凶焉在註杜六鷁

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註杜六鷁

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註杜六鷁

吾不敢逆君故也註杜六鷁

克救徐而還註杜六鷁

因晉敗也註杜六鷁

徵諸侯而戍周註杜六鷁

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註杜六鷁

十二月會于淮謀郟且東略也註杜六鷁

亂不果城而還註杜六鷁

經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註杜六鷁

人姜氏會齊侯于朐註杜六鷁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註杜六鷁

傳十七年春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註杜六鷁

夏晉大子圍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註杜六鷁

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註杜六鷁

卜招父與其註杜六鷁

五年註杜六鷁

五年註杜六鷁

五年註杜六鷁

五年註杜六鷁

五年註杜六鷁

五年註杜六鷁

五年註杜六鷁

五年註杜六鷁

註杜六鷁

註杜六鷁

註杜六鷁

註杜六鷁

註杜六鷁

註杜六鷁

註杜六鷁

註杜六鷁

註杜六鷁

註杜六鷁

註杜六鷁

註杜六鷁

註杜六鷁

註杜六鷁

註杜六鷁

註杜六鷁

註杜六鷁

註杜六鷁

註杜六鷁

註杜六鷁

註杜六鷁

註杜六鷁

註杜六鷁

註杜六鷁

註杜六鷁

註杜六鷁

註杜六鷁

註杜六鷁

註杜六鷁

子卜之

杜注 卜招父 梁大卜

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

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

杜注 圉養馬者 不勝曰妾

及子圉西質妾為宦女

馬

杜注 宦事秦 為妾

師滅項

杜注 師魯

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

項

杜注 淮會在前年冬諸侯 之事會同講禮之事

齊人以為討而止公

杜注 內辭執 皆言止

九月公至書曰至

會同

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下

杜注 齊姜僖公 夫人齊女

九月公至書曰至

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

杜注 恥見執故託 會以告廟

正義實無諸侯 之事而言至自

齊侯之夫

人三王姬徐贏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

六人

阮元云漢書五行志注李善注文選范蔚宗後漢書皇后紀論引無內 寵之內陳樹華云上有齊侯好內下有內嬖如夫人者六人之文則此 句內似贅疑涉後因內寵之文而行且杜氏不應舍此句而注下句也衡案內寵去 內上句好內足矣何必更言多寵此內寵內嬖並言則內寵非婦人也下文雅雅有 寵於衛共姬及亦有寵皆承此寵字知內寵桓公所寵之內臣也蓋桓公好內內嬖 所寵亦寵之故多內寵下文雅雅云云傳舉其一以見所以多內寵也杜舍此內寵而注

長衛姬生武孟

少衛姬生惠公

鄭姬生孝公

葛嬴生昭公

密姬生懿公

宋華子生公子雍

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

為大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

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

管仲卒五公子

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

易牙入與寺人貂因

內寵以殺羣吏

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杜注 內寵內官之 有權寵者 安 惠棟云服虔曰內寵如夫人者六人 杜注 吏諸大夫也衡案注是也惠取服說者 蓋謂易牙侍人貂皆內臣之有權寵者而傳云因內寵則內寵非內臣也不知上文 云多內寵則內臣有寵者不止此二人特此二人內寵之最內寵者故二人 相謀因其徒以作亂耳但其徒權寵皆未如二人故云因內寵而杜云內官之有權 寵者是其微誤先儒多以內寵為婦人惠又清儒之翹楚而亦襲其謬恐後學惑之 故特舉 而正之

乃殯

卷之六

三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杜納考夏師

救齊杜無傳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廩丘杜無傳既死齊師敗績杜曹衛邾先

去魯亦罷歸故宋師獨與齊戰不稱宋公不親戰也大崩曰敗績廩齊地狄救齊杜無傳救四秋八月丁亥葬

齊桓公杜十一月而葬亂故冬邢人狄人伐衛杜秋稱入者史異

齊桓公杜八月無丁亥日誤冬邢人狄人伐衛杜秋稱入者史異

傳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杜以說鄭

伯始朝于楚杜中國無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

鑄兵杜楚金安正義考工記云吳越之劍是故以鑄三鐘杜古者以銅為

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杜無虧已

夏五月宋敗齊師于廩立孝公而還秋八月葬齊桓公杜

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園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

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杜燬衛文衆不可杜不聽衛而後師

于訾婁杜陳師訾婁安衛案後本多作從阮元云石經宋本狄師還杜

新里秦取之杜多築城邑而命曰

經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齋杜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杜無傳曹雖與

鄆子會盟于邾杜盟而猶不服

己酉邾人執鄆子用之杜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也鄆

子友用之不言岡山此何須云于杜衛案宋襄欲脩霸業必不執無罪之君稱人以

執罪實及民不唯從赴告也滕子書名罪重鄆子不書名雖不及盟猶會于邾而邾

為罰已虐故直書用之言若用畜產也不書社赴不及也不書宋杜正義劉炫規

使邾而以邾自用為文南面之君善惡自專不得託之於他命杜過云執蔡世

子友用之不言岡山此何須云于杜衛案宋襄欲脩霸業必不執無罪之君稱人以

執罪實及民不唯從赴告也滕子書名罪重鄆子不書名雖不及盟猶會于邾而邾

為罰已虐故直書用之言若用畜產也不書社赴不及也不書宋杜正義劉炫規

使邾而以邾自用為文南面之君善惡自專不得託之於他命杜過云執蔡世

子友用之不言岡山此何須云于杜衛案宋襄欲脩霸業必不執無罪之君稱人以

執罪實及民不唯從赴告也滕子書名罪重鄆子不書名雖不及盟猶會于邾而邾

人用之故沒名不書所以亦罪邪也諸侯不生名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云名賤之也杜云傳不以名為義非也宋公不脩德而專罪諸侯故子魚諫之不謂三君無罪也不言于社劉說是也正義引莊二十五年鼓圍牲于社以駁之不知鼓用牲之過在于社故言于社邪子之罪在用人不在其于社與否故不言于社非赴不及也

秋宋人圍曹衛人伐邢

杜注伐邢在圍曹前經書在後從赴安衛人伐邢在後而傳先言之者

衛大早在圍曹之前甯莊子因早以伐邢故進之在前非經從赴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杜注齊地於齊齊亦與盟

梁亡

杜注以自亡為文非取者之罪所以惡梁

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

杜注承前年傳取新里故不復言秦也為此冬梁亡傳

宋人執滕宣

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

杜注受沐

東經陳留梁譙沛彭城縣入泗此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安釋文睢音雖惠棟云張華博物志曰琅食人社即次睢之社衛案釋文睢音雖則其字從自作睢本多從且作睢非也宋公欲示威於東夷以服屬之故用鄆子以懼之若曰若不服屬將盡如鄆子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杜注司馬子魚公子目夷也六畜不相為用謂若祭馬先不用馬安正義周禮校人春祭馬祖鄭玄云馬祖天駟也考經說云房為龍馬六畜之言先祖者唯此一文而已以外牛羊之等其祖不知為何神也

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

杜注司馬子魚公子目夷也六畜不相為用謂若祭馬先不用馬

小事不用

大牲而況敢用入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入其誰饗

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

杜注三亡國安傳遜云三亡國謂衛魯齊邢

甚不遷將遂亡魯雖有慶父之變未至於亡不得在其數

義士猶曰薄德

杜注謂欲因亂取魯與紀准夷病紀已

德不若古聖王衡案此汎論齊桓耳杜欲就存三亡國中而見其薄德鑿矣

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

杜注宋公三月

以會召諸侯執滕子六月而會盟其月二十三日執鄆子故云一會而虐二國之君

又用諸淫昏之鬼

杜注非周社故將以

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

杜注恐其亡國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

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

杜注有事祭也甯莊子

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

杜注伯長天其或

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兩宋人圍曹討不服也

杜注曹南盟不

脩地主之禮故

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

降

杜注復往攻之備不

崇崇侯虎

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杜注改前而崇自服

安衛案

所軍之壘言不增兵也。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註杜詩大雅言文王之教自近

及遠寡妻嫡妻謂大。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

省德乎無闕而後動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

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註杜宋襄暴虐故思齊桓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註杜不

取梁者。初梁伯好土功壘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

至乃溝公宮。註杜溝壘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註杜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

朝。註杜無傳部五月乙巳西宮災。註杜無傳西宮公別宮也天鄭人入

滑。註杜入例在襄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冬楚人伐隨。凡啓塞從時。註杜戶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註杜失土功

道橋謂之登城郭牆壘謂之塞皆官民之開閉不可一日而闕故特隨壞時而治之

今僖公修飾城門非開閉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譏之傳熒啓塞皆從土功之時故別

起從時。註安正義服虔云闔扇所以開鍵閉所以塞月令仲春脩闔扇孟冬脩鍵閉

之例。註安從時從此時也衛侯先王之制語常而不語變而處變之法在其中權

是已如門橋敗壞乃非常之變能者隨宜處之不

失其度豈特設隨壞時而治之之制哉服說是也。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

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註杜公子士鄭文公子秋齊狄盟于邢

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圍穀

於蒐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

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可。註杜屈己之欲以人從欲鮮濟。註杜為明年鹿

二十有一年春秋侵衛。註杜無傳為前年傳可推也。宋人齊

義相反故引以譏之。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

動之意隨所為與詩。違禮而行必有污辱是亦量宜相時而動之義。註安衡案懼露濡衣不敢以

義相反故引以譏之。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

人楚人盟于鹿上

杜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宋為盟主故在齊人上

夏大旱

杜書旱自夏及

秋五稼皆不收

正義周之夏即今之二月三月四月也於時方欲下種此月不雨未能悉皆不收不收之後擇最早之月而書故書夏大旱也衡案傳云是歲也秋宋公饑而不害旱不及秋不成饑故杜知自夏及秋經言夏者蓋舉其初也

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

公以伐宋

杜不言楚執宋公者宋無德而爭盟為諸侯所疾故總見眾國共執之文

冬公伐邾

杜無傳為邾國行會禮故稱爵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杜無傳獻宋捷也不言宋者秋伐宋冬來獻捷事安不異年從可知不稱楚子使來不稱君命行禮

于薄釋宋公

杜諸侯既與楚共伐宋宋服故為薄盟以釋之公本無會期聞盟而往故書公會諸侯

二十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

子曰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杜謂軍敗 夏大旱

此則會孟之諸侯也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自謂前已歷序故後總言耳非為魯公變文也

公欲焚巫尪

杜巫尪女巫也主祈禱請雨者或以為非巫也瘠病之人其面安正義檀弓云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巫而奚若禮記既言暴巫又別言而暴人之疾子虛無乃不可與又曰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禮記既言暴巫又別言疾子則尪是病人或說是也

務稽勸分

杜稽儉也勸分陸祭云既言省用矣不應重言務儉林堯叟謂有無相濟

臧文仲曰非早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

陸祭云既言省用矣不應重言務儉林堯叟謂以稼稽為務如漢貸民種食之類者是也外傳

茂稽勸分韋注亦云茂勉稼稽阮元云論衡明零篇李善注冊魏公九錫文並作務畜衡案陸說是也但杜訓儉者舊本作畜也疏亦云務為儉稽若傳作稽不當儉稽連言明唐初本猶作畜也其作稽者蓋自開成石經始矣

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杜不傷害民 秋諸侯會宋公于孟

杜不傷害民 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

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

猶未也未足以徵君

杜為二十二年戰事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

睥與有濟之祀

杜司主也大睥伏義四國伏義之後故主其祀任今任城縣也顓臾在泰山南武陽縣東北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

左傳輯釋 卷之六 六

四國封近於注安 阮元云五經文字云暉古帝號皆從 以服事諸夏注杜 與諸

成風也注杜 須句成 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注杜 與諸

曹姓之國迫近諸戎雜用夷 蠻夷猾夏周禍也注杜 此邾滅須句而曰蠻夷昭二十三

禮故極言之猾夏亂諸夏 若封須句是崇暉濟而脩祀紓禍也注杜 紓

也為明年注安 中井積德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秋八月丁未

經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注杜 須句雖別國而前弱不能自通為

及邾人戰于升陘注杜 升陘魯地邾人縣公曹于魚門故 冬十有一月己

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注杜 泓水名宋伐鄭楚救之故戰也

傳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及其君焉禮也注杜 得恤寡 衡紫禮

安民為本故凡存亡國繼絕世傳皆書曰禮若楚復陳 三月鄭伯如楚夏宋

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注杜 怒鄭至楚故伐 初平王之東遷

也注杜 周幽王為犬戎所滅平 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注杜 有

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注杜 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

與子歸乎注杜 嬴氏秦所妻 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

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注杜 婢子婦人 以固子也從子

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注杜 傳終史 富辰言於

王曰請召大叔注杜 富辰周大夫大叔主 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

左傳輯釋

卷之六

子帶十二年奔齊

傳舉其事驗不心其年信

晉大子圍為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

被髮而祭

有象夷狄

秋

蘇之占

富辰言於

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

杜詩小雅言王者為政先和協近親則昏姻甚相歸附也鄰猶近也孔甚也云旋也

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

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

杜傳終仲孫秋之言也

為二十四年天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

也

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

安衡案言既已稱國難以為小 無備

雖眾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杜詩小雅言常戒懼

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

杜顯明也思猶辭也

命不易哉

周頌言有國宜敬戒天

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

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蠶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

安正義通俗文云蠶長尾謂之蠶

蠶毒傷人曰蛆

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魚

諸魚門

杜曹兗豎魚門邾城門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

曰

杜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 安陸祭云此稱大司馬下言司馬又言子魚實一人也史記世家亦以此為子魚之言晉語雖云文公過宋與司

馬公孫固相善考世家猶在戰泓之後則此是子魚無疑也固諫者猶云固請固諫耳顧炎武云大司馬即司馬子魚也固諫堅辭以諫也隱三年言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桓二年言孔父嘉為司馬知大司馬即司馬也文八年上言殺大司馬馬公子印下言司馬握節以死知大司馬即司馬也定十年公若獵固諫知固諫之為堅辭以諫也衡案固故通固謂其事仍故禮再辭為固辭三辭為終辭固請固諫義亦同傳先此不載諫辭而言固諫故杜以固為大司馬名耳然十九年至此宋人諫其君者唯一子魚而其意皆同則大司馬為子魚無疑矣蓋子魚初諫以勿戰而宋公不聽繼以此辭初諫不足載載其再諫故傳曰固諫耳八年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亦不載初諫而言固諫義與此文同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

左傳

卷之六

九

列楚人未既濟

杜未盡渡泓水

司馬曰

杜子魚也

彼眾我寡及其未既

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

左傳

卷之六

九

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杜 門官守門者師行則在君左右殲盡也

人皆外只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杜 二毛頭白古之為軍

也不以阻隘也杜 不以阻隘也衡案阻隘也言不以兵隔絕之險隘之地

寡人雖亡國之餘杜 宋商紂不鼓不成列杜 阮元云李善注魏都賦

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杜 勅強也言楚在險隘不

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杜 雖因阻擊之天贊我也杜 得陳列天所以佐宋阻而鼓

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杜 今之勅者

者胡荀元安 正義諡法保民者艾曰胡胡是老之稱也釋詁云考壽也孫炎曰考

老之稱註 面如凍梨色似浮垢老人壽徵也衡案詩周頌胡考之寧毛傳胡壽

也豳風狼跋其胡毛傳老狼有胡說文胡牛領垂也今案人老結喉突

出狀如牛狼額下垂肉故有胡考之稱故毛訓胡為壽耳取猶殺也 明恥教

戰求殺敵也杜 明設刑戮惠棟云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厲

勿重杜 言尚能則敵不死故宜重之也 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

其二毛則如服焉杜 言苟不欲傷殺敵正義如猶不如 三軍以利

用也杜 為利衡案言三軍以戰有利 金鼓以聲氣也杜 鼓以佐士

而用之阻隘可也杜 衡案有利而用聲威致志鼓儼可也杜

儼巖未安 衡案說文儼互不整也丙子晨鄭文夫人羊氏姜氏勞楚

子於柯澤杜 楚子還過鄭文公夫人羊氏楚子使師緡

示之俘馘杜 師緡楚樂師也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

見兄弟不踰閭杜 閭門戎事不邇女器杜 邇近也器物也言俘

左傳卷之六

左傳卷之六

安陸祭云依注所言是以俘馘為器與傳文不相應矣郭定襄曰言戎事尚嚴不近女子所御之器物况使婦人至軍中又示以俘馘乎此說是也

丑楚子入鄧享于鄭

杜

為鄭所饗

九獻

杜用上公之禮九獻酒而禮畢

庭實旅百

杜庭中

所陳品數百也加籩豆六品

杜食物六品加於籩豆籩豆禮食器

安衡案木曰豆竹曰籩上公籩豆四十今加六籩豆各四十有六

饗畢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

杜

二姬文芊女也

叔詹曰楚王

其不没乎

杜

不以壽終

為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没諸

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杜

言楚子所以師敗城濮終為高臣所弑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

杜

緡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

安

馬宋璉云關駟十三

人伐陳

安

衡案僖四年書楚屈完來盟于師二十一年書秋宋公楚子云會于孟蓋以其事大書爵與名其餘君臣皆稱人此時楚雖漸強大未能循禮制故略稱人蓋夷之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杜

傳例曰不書名未同盟也杞人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紂稱伯至此

用夷禮

貶稱子

賤稱子

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

杜

十九年盟

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而宋獨不

安

衡案齊桓最與宋襄善至託其子齊之盟諸侯復召齊人共盟鹿上故今討之

故傳以不與盟於齊釋之鹿上之會齊人不往則已非宋罪也故傳不言之杜注可謂蛇添足矣

泓故也

杜

終于魚之言得死為素

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

杜

成得臣子玉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

遂取焦夷城頓而還

杜

焦今譙縣也夷一名城父今譙郡城父縣二地皆陳邑頓國今汝陰南頓縣

安

衡案將納頓子故城之

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

杜

叔伯子玉不任令尹

杜

楚大

夫遂曰臣也以為

安

衡案以其剛腹也子文亦知之

對曰吾以靖國也夫

有大功而無貴仕

杜

貴仕

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杜

言必於功為亂不可不賞

九月晉惠公卒

杜

經在明年從赴

懷公命無從亡人

杜

懷公子圉

安

王念孫云

懷公下脫立字則與上句不相承唐石經已然而各本皆沿其誤凡諸侯即位必書其公立此不書立亦與全書之例不符大平御覽人事部五十九治道部二兩引此文皆作懷公立命無從亡人則宋初本尚有未脫立字者衡案先君卒踰年即位春秋之例也是時惠公卒未踰年故不言立未嘗不與全書之例合御覽有立字者以

意增之耳王父子讀書不精時其聰明喜駁古文其謬宜矣

期期而不至無赦安傳遜云蓋懷以意限之其聰明喜駁古文其謬宜矣

之衡案下文冬懷公執狐突注云未期而執突是杜讀此期為一期十二月也非

孤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安傳遜云蓋懷以意限之

弗召杜注偃子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杜注未期而執突安衡案

而二子不至杜注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

辭也杜注名書於所臣之策屈膝而君安陸祭云質與贊通管子令諸侯之子將

翟之鼓韋注贊贊也士贊以雉依杜說則質讀如字非也委質者皆以雙虎之皮晉語臣委質於

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

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

下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杜注周書康誥言君能大明則民服

己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死則赴以名禮也杜注隱七年已見今重發不書名者疑降安衡案隱七年

不書名既同盟死則赴以名之例未及雖未同盟赴以名則亦書名之義故此傳重發例耳

赴以名則亦書之杜注赴以名則亦書之杜注赴以名則亦書之杜注

不然則否杜注謂同盟而辟不敏也杜注敏猶審也同盟然後告名赴者之禮

之宜不同故安顧炎武云疑此三句俱謂未同盟者陸祭云襄十四年有臣不敏

傳重詳其義注注云敏達也衡案不然二字緊承上句赴以名則亦謂未同盟者

辟不敏也總承凡諸侯以下顧說未盡敏陸訓達是也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

五年杜注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杜注

享受也保安正義以祿生故謂之生祿沈彤云楚語觀射父云能知四時之生事

猶恃也注昭云生嘉穀非卯之屬漢書郊祀志云神降之嘉生應劭云嘉穀也

此生字當亦謂穀不如正義所云也尚書克綏先王之祿永成烝民之生亦

以生與祿詞言衡案保有也守也生與祿對蓋謂凡土地所生供人食用者

於是乎得入杜注致衆有人而拔罪莫大焉杜注拔報安衡案拔角也角是非

之命不拔杜注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杜注夙弟顛頡魏武子杜注

不拔杜注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杜注夙弟顛頡魏武子杜注

之命不拔杜注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杜注夙弟顛頡魏武子杜注

不拔杜注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杜注夙弟顛頡魏武子杜注

不拔杜注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杜注夙弟顛頡魏武子杜注

不拔杜注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杜注夙弟顛頡魏武子杜注

不拔杜注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杜注夙弟顛頡魏武子杜注

武子魏犢司空季子註而獨舉此五人賢而有大功註言於襄公曰晉公子

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

則諸焉昭公十三年傳叔向曰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有魏犢賈佗以為股

肱則賈佗未必不賢於顛頡等而傳不書者蓋重耳初奔狄從者唯狄人伐虜

咎如註別種也隗姓註安衡案廣諸本作虜九經字樣云虜音廣音今從之獲其二女

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僚叔劉以叔隗妻趙衰

生盾註盾趙宣子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

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我而嫁則就木焉註杜言將死入木不復成嫁請待子

處狄十二年而行註杜以五年奔狄至十六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

鹿註杜五鹿衛地今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

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註杜得土有國之祥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註杜四馬為乘八匹也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

將行謀於桑下註杜齊桓既卒知孝子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

之註杜姜氏重耳妻恐考公怒其去故殺妾以滅口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

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註安衡案與本或

其作與今從之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

及曹曹具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註杜薄

也駢脅註安惠棟云說文作駢脅云并脅也從骨并聲論衡作此脅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

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註杜若遂以為傳相夫子必及其國註安陸祭云傳

相夫子必及其國當在夫子句絕晉語說此事云其從者皆國相也以相一人必得

晉國用彼文相方其義益明衡案重耳未及國一亡公子而已安得以從者為傳相

哉註注不唯不得於文又失於理相輔也及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

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註杜自貳自別異於曹乃饋盤飧寘璧焉註杜無

竟外之交故用盤藏璧殮中不欲令人見公子受飧及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

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

及也註杜也贈送也啓開也註杜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

同姓其生不蕃註杜蕃息也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註杜大戎

離外之患註杜出奔在外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

足以上入而從之三也註杜國語狐偃趙衰賈佗三人皆卿木晉鄭同儕註杜儕等也其

過子弟固將禮焉况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嚮食之曰公子

若及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

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

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註安衡案靈龍也得及晉國晉楚治兵遇於

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註杜三退不得楚止命也其左執鞭弭右屬櫜

鞬以與君周旋註杜弭弓末無緣者櫜以受箭鞬以受弓屬者也周旋相追逐也

子玉請

殺之註杜畏其志大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註杜志廣而體儉文而有禮其從

者肅而寬註杜肅敬也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註杜晉侯惡吾

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

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註杜

奉匭沃盥既而揮之註杜匭沃盥器也揮灑也安正義為公子澆

既而以濕手揮之使水滌其衣故云揮灑也馬宗璉云儀禮土昏禮夫入於室即

席婦尊西南面騰御沃盥交鄭注勝送也謂女從者也御當為訝訝迎也勝沃盥

於南洗御沃盥於北洗夫婦始接情有廉恥勝御交道其志秦以文嬴妻文公以

懷嬴為勝今於晉文入室時使沃盥於南洗也說文云匭似羹魁柄中有道可以

注水衡案重耳盥畢揮手去水故云揮灑也揮之則水滌於旁下句云怒

怒曰秦

晉匹也何以卑我註杜匹敵也公子懼降服而囚註杜去上服自拘囚以謝之安正義

服虔云申意於楚子仲於知已降服於懷嬴屈於不知已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

之弭孫炎曰緣謂繳束而漆之弭骨飾兩頭者也方言云弓藏謂之鞬此鞬鞬二物必一弓一矢以鞬是受弓故云繫受箭衡案繫兵衣也

懷嬴子圍妻子圍蓋懷公故號為懷嬴既而以濕手揮之使水滌其衣故云揮灑也馬宗璉云儀禮土昏禮夫入於室即席婦尊西南面騰御沃盥交鄭注勝送也謂女從者也御當為訝訝迎也勝沃盥於南洗御沃盥於北洗夫婦始接情有廉恥勝御交道其志秦以文嬴妻文公以懷嬴為勝今於晉文入室時使沃盥於南洗也說文云匭似羹魁柄中有道可以注水衡案重耳盥畢揮手去水故云揮灑也揮之則水滌於旁下句云怒

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杜河水逸詩義取河水安衛案河水註既逸其義

公賦六月杜六月詩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註喻公子還晉必

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註首章之義他皆放此

而辭焉杜下階一級辭註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

敢不拜杜詩首章言匡王國次章言佐天子故趙註衰因通言之為明年秦伯納之張本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杜襄王也天子以天下為家故所在稱居天子無外而書出者譏王蔽

吾卒杜文公定位而後告註於匹夫之孝不顧天下之重因其辟母弟之難書出言其自絕於周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杜納重安衡

秦伯納之若依成十八年傳當言不書不告歸而今云不告入益信左氏原註及河

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縻從君巡於天下杜羈馬羈安正

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杜陸祭云程大昌曰詩云有如

白水杜子犯重耳舅也言與舅氏同心之明如註皦日言其志之明白也若晉

文公之誓其語亦放乎此而意則異焉蓋要質河神使司其約耳故史記改為之言

曰若及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斯得其旨矣邵文莊公曰諸言有如日有如

河有如上帝先君之類皆謂其神臨之必降之罰也衛案河水濁故名黃河今曰白

水者黃中帶白驗之濁水皆然重耳欲取明白之義故曰白水耳投璧于河者質其

信於河使狐偃信之有如日有註如河亦皆質諸其神邵說是也

投其璧于河杜質信註於河

濟河圍令狐入桑杜質信註於河

泉取曰衰杜桑泉在河東解縣西註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杜懷

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師退軍于郇杜解縣西北註有郇城

辛丑狐偃杜遣軍距註重耳

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

未朝于武宮杜文公之祖註安王引之云丁未下當有入于絳三字而今脫去

武宮在絳不在曲沃必先入于絳而後朝于武

宮若但言入于曲沃而不言入于絳則似以武宮為曲沃之廟矣且即位必於國中豈有言入于曲沃而不及入于絳者乎晉語載此事正作丙午入于曲沃丁未入于絳即位於武宮是其明證武宮在絳者曲沃自武公始為晉侯而徙絳故於絳立武宮也韋昭不悟傳之朝于武宮在入于絳之後乃謂武宮在曲沃疏矣衡案武宮之在絳在當時人皆明知之云朝于武宮則其入于絳可知故傳省文不言耳

告也

杜

懷公奔高梁高梁在平陽楊縣西南再發不告者言外諸侯人及見殺亦皆須告乃書于策

呂卻畏逼

杜

錫

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

杜

欲內惠公舊臣故畏為文公所逼害

呂卻畏逼

呂卻畏逼

杜

錫

錫

焉

杜

辭不見

曰蒲城之役

杜

君命一宿女即至

杜

即日

其

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

杜

田獵

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

杜

披所斬文

女其行乎

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

杜

披所斬文

女其行乎

女其行乎

對曰臣謂君之人也其知之矣

杜

知君人

安

衡案言知已所以欲

速殺文公之意矣

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

蒲人狄人余何有焉

杜

當二君世君為蒲狄

安

衡案何有焉易之

杜

辭言不以為意也

今

君即位其無蒲狄乎

安

衡案言已欲亦

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

杜

言君反齊桓已將

自去不須辱君命

行者

相

杜

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帶鉤

杜

披奪人故

安

釋文一本甚作其王念孫云其者將然之

辭此時尚未有行者

不得言甚眾也作其

甚眾豈唯刑臣

甚眾豈唯刑臣

杜

披奪人故

安

釋文一本甚作其王念孫云其者將然之

辭此時尚未有行者

不得言甚眾也作其

將甚眾甚眾亦謂將然不謂行者已甚眾作甚是也下甚眾同

公見之以難告

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

杜

發公宮

安

衡案王城

秦地名

已丑晦

杜

衡案不正罪

名欲以靖其

公宮火瑕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杜

衡案不正罪

名欲以靖其

秦

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

杜

秦穆公女

安

衡案欲益固秦好且滅

避難之跡以安及側也

秦

秦

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

杜

新有呂卻之難國未輯睦故以兵

衛文公諸門戶僕隸之事皆秦卒

紀綱之僕在秦為紀綱之僕言

其撰精紀綱之解正義得之

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

杜

頭須一曰

其出也竊藏以逃

杜

文公

出時

盡用以求納之

杜

求納

及入求

共之為安正義說文云綱維紘繩也紀綱別也則綱是維之大繩紀者別理絲縷諸

紀綱之僕在秦為紀綱之僕言

其撰精紀綱之解正義得之

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

杜

頭須一曰

其出也

竊藏以逃

杜

其出也竊藏以逃

杜

文公

出時

盡用以求納之

杜

求納

及入求

杜

其出也竊藏以逃

杜

文公

出時

盡用以求納之

杜

求納

及入求

杜

左傳輯釋

卷之六

十六

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縻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

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眾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杜言棄小怨所以能安眾

狄人歸李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杜二子伯文公妻趙衰生原同

屏括樓嬰杜原屏樓三子之邑趙姬請逆盾與其母杜趙姬文公女也盾子

餘辭杜子餘趙衰字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

以看為才固請于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

子而已下之杜卿之嫡妻為內子皆非此年事安衡案文公在外十九年始歸即位即位四年乃卒而

趙姬既生三子則趙姬文公在杜蓋因狄人歸季隗遂終言叔隗推不言祿祿亦弗

及杜介推文公微臣之語助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

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

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

為己力乎安衡案力猶功也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杜蒙欺難

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安衡案以求極致死無所怨也對曰尤而

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杜怨言謂上下相蒙難與處其母曰亦使

知之若何杜既不求之且欲令安衡案欲令文公知已有對曰言身之

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

遂隱而死安衡案傳終言之非謂隱即死也晉侯求之不獲以繇上為之

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杜旌表也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繇上安衡案詳介推所言特

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杜堵俞彌鄭大夫安李惇云僖二十年

入滑杜解洩堵寇鄭大夫二十四年傳公子士洩堵俞彌伐滑杜解云堵俞彌鄭大

夫案杜意以前伐滑為公子士洩堵寇二人後伐滑為公子士洩及堵俞彌二人

各不相蒙也。鄭有洩氏，隱五年洩駕，七年洩伯，僖三十二年洩駕，又有堵氏，僖七年堵叔，襄十年堵女，襄十五年堵狗，故杜分洩堵寇及堵俞彌為二族。然案前後二段，似皆此二人。洩堵寇即洩堵俞彌，蓋一人而二名，或洩堵其氏而俞彌寇為其名若字也。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

滑註杜二子周大夫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註杜十一事在莊二

怨襄王之與衛滑也註杜怨王助衛為滑請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

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註杜無親其次

親親以相及也註杜先親以及疏推恩以成義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

親戚以蕃屏周註杜弔傷也，咸同也。周公傷夏殷之叔世安正義鄭眾賈逵

叔蔡叔，傷其不和睦而流言作亂，故封建親戚。鄭玄詩箋亦然。案其封建之中，方有管蔡豈傷其作亂始封建之陸祭云。郭定襄曰：以一叔為夏殷，其義迂矣。原富辰之意，重在親親所云二叔，正謂管蔡下文復列之者，自為數文武昭穆故耳。古人立文，正不如是拘也。今案此說得之，咸誠通和也。王引之云：叔世二字相連為義，不得去世而稱叔。昭六年傳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如去世字而云皆叔也，則所謂叔者何所指乎？管蔡始封在武王時，至作亂被誅，仍封建其後，親親之道也。上云二叔，下云管蔡，意義本不相礙。何須訓為二代之叔乎？阮元云：李善注文選，曹子建求通親親表，任彥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並作以藩屏周室，衛案蔡仲再封見左傳及書序，其

封管叔之後，記傳無文。史記則云：管叔誅死無後，其言當不誣。郭云復列管蔡者，為數文武之昭穆，其說自通，不必強古人所無以為有也。管蔡邲

霍魯衛毛聃邴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註杜十六國皆文王子也註杜管國在滎陽京縣東

北雍國在河內山陽縣西，畢國在長安縣西北，酆國在始平鄠縣東，

陽城父縣西南，韓國在河東郡界，河內野王縣西北有邢城，

思縣高平昌邑縣西有茅鄉，東郡燕縣西南有胙亭，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

周而作詩註杜類善也，糾收也。召穆公用卿士名虎，召采地，扶風雍縣東南有召亭，周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召穆公于東都收會宗族，特

作此周公之樂歌註安正義召穆公於東都會宗族，蓋當宣王之時，若當厲王之時，

是後儒據作詩之言，遂以常棣為召穆公所作，至有并疑正小雅者，不知下文引常

棣之詞而遷之，曰召穆公亦云，是周公作之，召穆公奏之，故曰亦云，亦亦周公也，蓋

作奏也，始作詩，固謂之作，奏人所作詩，亦謂之作，論語曰：樂其可知，也，始作，俞如也，召穆公歌常棣之詩，以奏樂，故云作詩，不足怪也。曰常棣之

華鄂不韡韡註杜常棣棣也，鄂鄂然華外發，不韡韡言韡韡，

如兄弟註杜言致韡韡之感，其四章曰：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註杜閱

莫如親兄弟註杜莫如親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註杜閱

其四章曰：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註杜閱

其四章曰：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註杜閱

爭貌言內雖不和猶宜外扞異族之侵侮註安 衡案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凡宮圍之以牆故云開于以莫如兄弟之意也 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註杜 懿美也 今天子不忍

庸用也 即龍從昧與頑用嚚茲之大者也棄德崇茲禍之大者也註杜 庸親也 鄭有平惠之勲註杜 平王東遷晉鄭

崇聚也註安 陸祭云崇尊也書泰誓崇信茲四孔傳曰尊信之也 鄭有平惠之勲註杜 是依惠王出奔

號鄭納之 又有厲宣之親註杜 鄭始封之祖桓公友周厲王之子宣王之母弟 棄嬖寵而用三良註杜 七年殺嬖臣申侯十六年殺寵子子

文尊賢乖者能用三良則是鄭伯之賢王則當尊此鄭伯但杜注省略耳陸祭云此注實誤孔惡斥言故云省略也衡案以叔詹堵叔師叔為三良見七年傳是也傳云棄嬖寵而用三良是嬖寵必害政者申侯以譖死子華為大子皆非害政者傳別有所指而今不可考杜以是二人當之非傳意也 於諸姬為近

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註杜 道近當 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龍目不別五色之章

四德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註杜 當周公時故言 懿德與周德之不類相照詳味此二句常棟之詩周公作之而召公歌之不待辨而明矣 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

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註杜 周公作詩召公 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註杜 變周

兄弟之道 民未忘禍王又興之註杜 前有子積之亂中有叔 言將廢文 王弗聽使積叔桃子出狄師註杜 二子周 武之功業 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

施者未厭註杜 施功勞也 有勞 則望報過甚 衡案施者謂受施者古訓有相及為 義者亂訓治面訓背之屬皆是也 狄固

貪恠王又啓之註安 衡案啓 猶導也 女德無極註安 陸祭云言婦女放蕩之德無所 變詩云土也罔 婦怨無終註杜 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足 遠之則忿怨無已終猶已也 狄必為患王

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註杜 甘昭公王子帶也食邑於 甘河南縣西南有甘水 惠后將

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

註杜 奔齊在十二年

註安 衡案后崩書卒其義未聞疑字之誤也

王復之

註杜 在二十二年

又通於隗氏

註杜 隗氏王所立秋后

王替隗氏

註杜 替廢也

積叔桃

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

註杜 周禮王之御士十二人

註安 正義周禮無御士之官唯夏官大僕之屬有御僕下士十有二人中井積德云御士謂宿衛之士襄三十年單公子

註杜 愆期為靈王御士可見其非賤

王曰先后其謂我何

註杜 先后惠后也誅大叔恐違先后志

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欲國人納之

註杜 坎欲周地在河南鞏縣東

秋積叔

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

註杜 原毛皆采邑

註安 衡案原毛皆文王之子孫

王出適鄭處于汜

註杜 鄭南汜也在襄城縣南

註安 釋文

凡 汜音

大叔以隗氏居于温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

註杜 子華故

註杜 惡其服非法

使盜誘之

好聚鵠冠

註杜 鵠鳥名聚鵠羽以為冠非法之服

鄭伯聞而惡之

註杜 惡其服非法

使盜誘之

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註杜 衷猶

也適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

註杜 詩曹風刺小人在位言彼人之德不稱其服

子臧之服不

稱也夫

註安 釋文之及一本作之服王念孫云作及者是也及謂及於難言子臧之所以及於難者由服之不稱也但言不稱而不言服者蒙上文不稱其服而省也衡案詩意本言德不稱服此斷章取義言服不稱其度故曰子臧之服作服似長

之謂矣

註杜 詩小雅詒遺也感憂也取其自遺憂

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

註杜 夏書逸書地

其施上下

註安 正義此是大禹謨之文孔安國云水土相稱為宜

宋及楚平宋成公如

註杜 平其化天成

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

註杜 皇武子鄭卿

鄭卿

註安 衡案八始

也過城下將享之故預問其禮也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膳焉

註杜 有事祭宗廟也膳祭肉尊之故賜以祭胙

有喪拜焉

註杜 宋弔周喪王特拜謝之

豐厚可也鄭伯

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

註杜 禮物事加厚善鄭能尊先代

又主使來告難曰不穀

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

註安 阮元云宋本無弟字考文提要

鄆在鄭

地汜

註杜 鄆野也

敢告叔父

註杜 天子謂同姓諸侯且叔父

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

外敢不奔問官守註杜官守主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鄰父

告于秦註杜二子周大夫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

也註杜叔帶襄王同母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註杜凶服素服降名稱不穀鄭伯與孔將

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汜註杜三子鄭大夫省官司器用安傳遜云言省

意在其中以官司對器具而以省而後聽其私政禮也註杜得先君後視貫之也杜以具為活字用非也衛

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註杜禮至衛大夫守謂邢政卿國子我請

昆弟仕焉乃往得仕註杜為明年滅邢傳

經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註杜衛邢同姬姓惡其親親相滅故稱名罪之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註杜無傳五同盟宋蕩伯姬來逆婦註杜無傳伯姬

大夫蕩氏妻也自為其子來逆稱婦姑存之辭婦人越竟迎婦非禮故書宋殺其大夫註杜無傳其事則未聞於例為大夫無罪故稱名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子頓註杜頓迫於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言遂明一事也子玉稱人從告頓子

葬衛文公註杜無傳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泚註杜泚魯地衛文公既葬成公不稱爵者述父之志

降名從未成君故書子以安正義八年盟于泚杜云曹地三十一年魯始得曹田善之莒慶不稱氏未賜族此時不得為魯地注誤耳顧炎武云衛文公已葬成

公稱子者未踰年也春秋之例踰年即位然後稱公文十八年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冬十月子卒是稱爵繫乎踰年未踰年而不在乎葬與未葬也解誤

傳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註安

正義說文云掖持臂也謂執持其臂投之城外掖本持臂之名遂謂臂下脅上為掖是因名轉而相生也段玉裁云赴當什字之誤謂兩持其臂脅自城上投諸城下也

作赴則義未顯衛案赴趨也至也二禮時在敵城中城門既閉不能掖以至外赴什同音什僵也與投義相近故正義轉赴為什訓為投耳

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註安衛案邢周公之胤也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

子莫余敢止註杜惡其不知取詐以滅同姓而反銘功於器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

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註杜勤納王也衛案勤王勤勞王諸侯信

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註杜晉文侯仇為平王侯伯匡

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註杜黃

野勝之今得其兆故以為吉註杜公曰吾不堪也註杜對曰

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註杜公曰筮之

筮之遇大有註杜之睽註杜曰吉

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註杜戰克而王饗食吉孰大焉註杜

且是卦也註杜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

公不亦可乎註杜大有去

睽而復亦其所也註杜大有去

次于陽樊右師圍溫註杜三月甲辰

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

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註杜

請隧弗許註杜曰王章也註杜

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

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註杜

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註杜

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

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註杜秋秦晉伐都註杜

楚鬬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註杜

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

左傳釋義

昏而傳焉

杜

析楚邑一名白羽今南鄉析縣隈隱蔽之處係縛輿人詐為克折得其囚俘者昏而傳城不欲令商密知囚非析人

安

隈曲也不直行大路申入村落如弓之隈輿人衆人言非兵士也昏而傳焉者欲令商密人不喻所係非兵士也

宵坎血加書偽與

子儀子邊明署

杜

掘地為坎以埋盟之餘血加盟書其上

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戌

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

杜商密既降折戎亦敗

故得囚

安

衡案水或不疊

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

安

衡案秦師歸則晉師亦歸矣但秦師囚二子故子玉追之耳

遂圍陳納頓于頓

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

杜

謀間也

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

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

杜

伯貫周守原大夫也

衡案二十四年傳績叔桃子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疑此原伯貫即桃子所獲原伯之子伯爵貫名周畿內諸侯故傳云遷之于冀若是守原大夫當歸于周即不歸傳不

趙衰為原大夫狐漆為温大夫

杜

狐漆狐毛之子

必言其所遷焉

趙衰為原大夫狐漆為温大夫

杜

狐漆狐毛之子

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脩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杜

莒以元年

鄆之役怨魯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降名以行事故曰脩文公之好

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

勃鞞

杜

言其廉且仁不忘君也徑猶行也

使處原

杜

從披言也衰雖有大功猶簡小善以進之示不遺榮

安

王引之云晉侯以下二十八字當在衛人平莒于我之前其曰故使處原

正議趙衰為原大夫之由也錯簡在下耳焦循云說文徑步道也史記高帝紀夜徑澤中注云徑小道也蓋衰本以壺飧從重耳有時重耳行大道衰由小道亦饒而不食謂不以相違而自私也從字絕句徑一字句饒而弗食四字句或屬上讀從徑或屬下讀從饒皆不辭徑依曲禮注飢為邪行衡案趙狐為原温大夫及衛人平莒于我皆事也故先連書之晉侯問原守議也故後書之於文宜然非錯簡也韓非外儲云箕鄭挈壺殮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飢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蓋即此事蓋衰從而後欲徑而及重耳又迷而失道為時既久雖飢不敢食故云徑饒而弗食焦云徑一字句洵是韓以趙衰為箕鄭者所傳聞異耳晉侯圍原不降退脩信而原降守者無信或將復叛故難其人問之勃鞞趙衰挈壺殮不敢食信也鞞知公意故舉之如杜所言是以官賞功焉能成霸哉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杜

向

地甯速衛大夫莊子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

杜

公遂齊師速至齊地故書之濟

左傳

卷之二

二十

北穀城縣西安釋文舊本又作鄆戶圭及注同焦循云莊三年紀季以鄆入于齊有地名鄆下註云鄆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紀在齊東鄆為紀邑則亦在齊之東魯在齊南魯追齊至鄆則鄆必近魯一屬安平一屬穀城杜注是也夏齊人伐我北鄙杜考公未入魯竟先使微者伐之

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杜公子遂魯卿也註安正義公子遂名書於夫者大夫是總辭也今定本為魯卿衛案據正義其本作大夫今本作卿者後人據定本改之乞不保得之辭註安經則是卿也而云大

義楚同姓國今建平神歸縣夔楚同姓國今建平神歸縣有不祀之罪故不譏楚滅同姓夔楚同姓國今建平神歸縣冬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杜

夫者大夫是總辭也今定本為魯卿衛案據正義其本作大夫今本作卿者後人據定本改之乞不保得之辭註安經則是卿也而云大

有不祀之罪故不譏楚滅同姓夔楚同姓國今建平神歸縣冬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杜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平公杜茲平時君之號莒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杜洮盟在前年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杜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杜

勞齊安正義犒者以酒食餉饋軍師之名也服虔云以師枯槁故饋之惠棟云外師註傳云以膏沐犒師服虔曰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說文無犒字張揖撰廣

雅始以牛勞高周禮小行人云若國師役則令犒犒之注云故書犒為稟鄭司農曰稟當為犒謂犒師也先鄭不言字誤明古犒字本作稟或作犒與服子慎枯槁之說

合張有復古編云鎬餉也从金高別作犒非五經文字注勞師借犒字為之案說文鎬温器也以鎬為犒勞字無據使受命于展禽杜

柳下惠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

邑使下臣犒執事杜言執事不敢斥尊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

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杜如而

夏四月今之二月野物未成故言居室而安釋文罄亦作罄正義服虔云言室屋

資糧縣盡在野則無蔬食之物所以當恐註皆發撤榘榘在如縣罄孔晁曰縣罄

但有桶無覆蓋劉炫云如罄在縣下無粟帛陸榮云罄國語作罄韋昭注云府藏空

虛但有裒梁如縣罄也又禮記罄于甸人疎按此傳文正作罄而下著皇氏說亦云

如縣樂器之罄蓋罄古字通借樂記石磬磬注讀為罄即其例也對曰特先王之命昔周公大股肱

周室夾輔成王安衡案二公發東註西伯故曰夾輔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

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杜載載大師職之杜職主也大公為大安

劉用熙云言周之大師註主之不必專謂大公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

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杜

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杜用此舊盟故不聚來保

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特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東門襄

仲臧文仲如楚乞師杜襄仲居東門故以為氏臧文仲為襄仲副使故不書

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杜言其不臣事周室司以此罪責而伐之

鬻熊杜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祝融安正義自祝融至鬻熊司馬遷不能紀其世杜言

十二世不知出何書故劉炫規杜云計其間出一千二百年略而言之則百年為

一世計父子為十二世何以得近千二百年乎衡案劉說是也或據禮記支子不祭

之文以夔子不祀祝融鬻熊為是不知支子不祭謂大夫以下諸侯則不然故魯祀

文王鄭祀厲王未嘗有非之者明諸侯各祀其所出之祖也已則不能通禮意敢議

古矣安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安正義鄭語孔晁注云熊摯

之立其弟熊廷熊摯自棄於夔子孫有功臣命為夔子亦不知何所據也

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杜熊摯楚適子有疾不

得嗣位故別安衡案鬼神謂其祖蓋熊摯禱封為夔子註其疾而不愈也故云弗赦

廢其常祀而註秋楚成得臣鬪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杜成得臣令

鬪宜申司馬子西也宋以其善於晉侯也杜重耳之出也宋襄公贈馬二十乘

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

能左右之曰以杜左右謂進退在己

魚腹杜雍本與孝公爭立故使居穀以偏齊

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杜言孝公不能撫公族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杜十九年與

齊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杜無傳三月而葬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杜傳言楚子

使子玉去宋經書人者蓋恥不得志安衡案傳言楚子與諸侯圍宋則楚子自圍

以微者告猶序諸侯之上楚主兵故註之非子玉也及明年晉師出楚子退入申

使子玉留圍宋杜取明年傳以注此經非也其書人者杜注得之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杜無傳諸侯伐宋公與楚有奸而往會之非後期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

傳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

杜杞先代之後而迫於東夷風俗雜壞言語

衣服有時而夷故杞子卒傳言其夷也今稱朝者始於朝禮終而不全異於介葛盧故唯貶其爵

公卑杞杞不共也

杜用杞

夷禮故安釋文共音恭

夏齊孝公卒有齊怨

杜前年齊再伐魯

不廢喪紀

禮也

杜弔贈之數安正義周禮小司徒掌喪紀之禁令庖人掌喪紀之庶羞樂事之總名諸侯相與唯有弔贈故云弔贈之數不有廢也衡案喪自小斂至大祥節目極多如絲有紀故曰喪紀西京雜記曰五經為編倍編為升倍升為緘倍緘為紀凡五紀數之紀紀綱之屬義皆出于此

秋入杞責無禮也

杜責不安釋文責禮也本或作責責無禮何須注解陸本作責禮是也今附注疏本釋文亦誤責無禮本或作責禮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

杜子文時不為令尹故云使治兵習號令也睢楚邑

畢不戮一人

杜終朝自旦及食時也子文欲委重於子玉故略其事

子玉復治兵於蕪

杜子玉為令尹故云使治兵習號令也

尹故蕪

安衡案子玉不言使者蒙上省文下文晉命三軍將佐曰乃使卻穀將中

楚邑

之佐不言使者亦蒙上文也果如杜注將皆晉侯命之佐則自為之邪可謂不通矣

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

安正義耳助句也焦循云程大昌演蕃露云軍法以矢貫耳為聒聒之音恥列徒安二

此法也漢原涉犯罪茂陵守令尹公捕之急諸豪說尹欲使肉袒自縛箭貫耳

老皆賀子文

安正義國老者國之卿大夫士之致仕者衡案哀十一年傳季孫

自稱則曰以吾從大夫之後然則國老者大夫之致仕者而其國猶以大夫禮待之即鄉飲酒禮所謂遵者也正義兼士言之非也

子文飲之酒

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

杜蕪賈伯贏孫叔敖之父幼少也

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

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

安正義若使為師過三百乘其必不能入前敵矣

衡案子玉剛而無禮意得志盈將剛自用故知過三百乘不能全師以入國明年

城濮之役不聽楚子去宋之命請晉侯復衛侯而封曹然後已亦釋宋圍此皆剛而

無禮之事子玉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彼入即苟入而

此入字及連穀而死即不能入之事也正義以為不能入前敵失之

賀何後之有

杜三百乘二萬二千五百人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

左傳輯釋 卷之六 二十六

晉告急

杜公孫固宋莊公孫

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

杜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報宋贈馬之施

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

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

杜前年楚使申叔侯成穀以偏齊

於

是乎蒐于被廬

杜晉常以春蒐禮改政令敬其始也被廬晉地

作三軍

杜閔元年晉獻公作二軍今復大

國之禮

謀元帥杜中軍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

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

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杜尚書虞夏書也賦納以言觀其志也明試以功考其事也車服以庸報其

勞也賦猶取也庸功也

正義分明試用以其功考其功觀其能也而賜之車服以報其庸庸亦功也衡察功如苗頑不就功之功事也注云考其事蓋亦訓

事正義以為功績之功非也

君其試之乃使卻縠將中軍卻縠佐之使狐偃將

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

杜狐毛偃之兄

命趙衰為御讓於欒枝先軫

杜欒枝負子也欒賓之孫

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為

右杜荀林父中行桓子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

杜二十四年入

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

杜無義則苟生

於

是乎出定襄王

杜二十五年定襄王以示事君之義

入務利民民懷生矣

杜正義劉炫

其用

杜宜明也未明

於是

乎伐原以示之信

杜伐原在二十五年

民易資者不求豐焉

明徵其辭

杜重言信諸本同疑當作言重信

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

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

杜蒐順少長

作執秩以

正其官

杜執秩主爵秩之官

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

杜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

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杜謂明年戰城濮

公子買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杜再舉晉侯者曹衛兩來告

公子買

成衛不卒成刺之

杜公子買魯大夫子叢也內殺大夫皆書刺言用周禮三之罪恐不為之近安正義周禮司刺掌三刺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一刺曰訊羣所信故顯其罪註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衡案傳云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不卒成也是魯濫殺無罪之臣以自免故直書其誣以貶之而傳舉實釋之杜謂仲尼依舊史之文故云恐不為遠近所信是誣聖經為諛史也

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昇宋人

杜昇與也執諸侯註當以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以與宋所謂譎而不正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

城濮楚師敗績

杜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憇既次城濮以師屬晉不與戰也註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楚人恥敗告文略也大崩曰敗績

楚殺其大夫得臣

杜子玉違其君命以取敗稱名以殺罪之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杜踐土鄭地註王于虎臨盟不同敵故不書衛侯出奔其弟叔武攝位受盟非王命所加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經書癸丑月十八日也傳書癸亥月二十八日經傳必有誤

陳侯如會

杜無傳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

公朝于王所

杜無傳王在踐土復其位曰復歸晉人感叔武之賢而復衛侯衛侯之人由于叔武故以國

逆為文例在

安衛案傳詳載甯俞之盟而結之曰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國人不貳則是逆之故經以國逆為文耳

出奔晉

杜元咺備大夫雖為叔武訟訴夫君臣之節故無賢文本例在宣十年

杞伯姬來

杜無傳莊公女歸寧曰來

公子遂如齊

杜無傳聘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

杜陳共公稱子先君未葬例在九年宋襄公稱子自在本班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

陳懷公稱子而在鄭上傳無義例蓋主會所次非褒貶也

註正義禮雜記云君薨天子號稱子待猶君也然則待之如君在本班者為得禮也降其班者出自主會之意衡案待猶君謂國人若與他國之君會則益加世子一等疏說未是邾子本或作邾人今從石經

天王狩于河陽

杜晉地今河內有河陽縣晉實召王為其辭逆而意順故經以王狩為辭

王所

杜任申十月十日有安衡案上文有冬不言月者省文

師

杜稱人以執罪及民也例在成十五年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杜元咺與衛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

杜元咺

侯諒得勝而歸從國逆例者明諸侯遂圍許杜會溫諸侯也許比再會不至故因會共伐之曹伯

襄復歸于曹杜晉感侯孺之言而復曹伯故從國逆之例遂會諸侯圍許杜言遂得復而行不歸國也

傳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杜曹在衛東故衛人弗許還

自南河濟杜從汲鄆南渡出衛南而東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杜五鹿二

月晉卻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杜先軫以下軍佐超將中軍故曰

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杜襄

公子買戍衛杜晉伐衛衛楚之昏姻魯欲與楚故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

殺子叢以說焉杜召子叢而殺之以謝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杜許若楚人言子叢不

終戍事而歸故殺之殺子叢在楚安衡案石經宋本人下無曰字杜以告解謂無救衛下經在上者救衛赴晚至

岳本公子買戍衛在楚人救衛前經欲顯其誣故連書不卒戍刺之置之楚人救衛之上使若殺子叢非為楚人不克然非為赴晚至也

晉侯患之聽輿

門焉多死杜攻曹城門曹人尸諸城上杜驟晉死人於城上

人之謀曰稱舍於墓杜輿衆也舍墓為將發冢耳正義此謀字或作誦涉下文而誤耳王念孫云曰亦涉下文而衍鄭

注射義曰稱猶言也輿人之謀言舍於墓也稱上不當復有曰字唐石經已誤衍通與兵十五大平御覽兵部四十五引此皆無曰字衡案下文云師遷焉則稱舍於墓者乃輿人之言非殺將士稱舍於墓也曰字為衍無疑

師遷焉曹人兇懼杜遷至曹人墓兇兇恐懼聲安惠棟云說

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

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

令無人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杜軒大夫車言其無德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

魏嬖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杜二子各有安從亡之勞安

魏嬖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

其材杜材力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嬖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

衡案二十七年晉作三軍使卻縠將中軍卻縠佐之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四人皆無從亡之勞羅為命卿而魏嬖僅為戎右顛頡不言其官則其位又下矣二人蓋不平之故發怒於僖負羈氏也

魏嬖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杜材力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嬖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

左傳輯釋 卷之六 二十九

靈不有寧也

杜言不以病故自安寧

安

惠棟云劉炫規過以寧為傷不有寧謂不有損傷半農先生曰古人多反語如甘為苦治為亂

皆是以寧為傷亦有理衡案不有寧也反語言有寧也

也直言不寧而言不有寧者言雖傷猶有安寧也

距躍起也曲踊也

謂之陌頭言其從後橫陌而前也廣韻超莫白切超越也郭璞江之曰鼓帆迅越超

漲截河與陌字聲義正同倅頓喧云距躍直越向前也曲踊回身聳跳也百與陌同

說文陌拊也謂合手拊拊如鼓噪之狀距躍曲踊者其足勢三百者其手勢也韓非

子八說篇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其義正同衡案王倅二說皆可通但魏擊傷於

胸則搖手充難故踊躍之時各

三指其手以示可用倅說為長

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

為戎右

門尹般

宋大夫

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

告楚不許我欲戰矣

齊秦未可若之何

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

藉之告楚

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

愛曹衛必不許也

喜賂怒頑能無戰乎

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

于申

使申叔去穀

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

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

之年

乎軍志曰允當則歸

卒寶從之

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

子玉使伯楚請戰

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

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

卒寶從之

楚子還申遣此兵以就前圍宋之東楚有左右廣又大子有官甲

分取以給之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玉之祖也六卒子

謂子玉不能以三百乘

之頑必自戰也不

可告請故曰頑

杜申在方城

杜申叔戌穀

杜二十六六年

安

衡案申叔申公

叔侯穀齊地

杜晉侯生十

杜七年而亡

杜七年而亡

杜七年而亡

杜七年而亡

杜七年而亡

杜七年而亡

杜七年而亡

杜七年而亡

杜七年而亡

杜七年而亡

杜七年而亡

杜七年而亡

杜七年而亡

杜七年而亡

杜七年而亡

杜七年而亡

玉宋人之兵六百人中井積德云三者非皆新益又未詳其孰為新益也衛案言不悉師以益之師七百乘其兵盛矣而子玉乃曰今日必無晉矣則其兵亦必盛焉賈亦云過三百乘不能入是子玉兵必三百乘以上應不止三隊故杜云遣此兵以執前圍宋之衆

得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

衛侯未出竟曹伯見執在宋已失位故言復衛封曹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杜君取

一以釋宋圍惠晉侯臣取二復曹衛為已功不可失矣杜言可先軫曰子與之安正義以子

之舒理故先言子與之欲令子犯與子玉復衛封曹既言此以答子犯然後復言其不可之理更別為之立計衛案與舒也子犯言不可失矣是欲急擊之故先軫止之曰子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

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杜言將

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杜私許二國使告絕于執

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杜須勝負決公說乃拘宛春於

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

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

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意不及此杜重耳過楚楚成退

三舍辟之所以報也杜一舍三十里初楚子云若及國背惠食言安正

若復食之然故古釋詁云食偽也孫炎云食言之偽哀二十五年傳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以亢其讎杜亢猶當也安陸祭云亢蔽也讎謂宋宋者

而亢宋者也王念孫云凡打禦人謂之亢為入打禦亦謂之亢義相因也昭元年傳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杜直氣安惠棟云周

皆是以其亂人直勝曲飽勝飢武之勝也子犯言背楚之惠則我曲楚直且楚強其衆又我退而

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

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

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

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

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

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

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

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

次于城濮

杜國歸父崔夭齊大夫也小子
愨秦穆公子也城濮衛地

楚師背鄩而舍

杜鄩丘陵險
阻名

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

杜恐衆畏險故
聽其歌誦

安衡案輿人役卒也不與戰爭
其言或中故聽之晉有輿尉

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

杜高平曰原喻晉軍美盛若原田之草
每每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

安

惠棟云說文云每艸盛土出也从艸母聲阮元云李善注魏都賦作
每每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

公疑焉

杜

疑衆謂已
背舊謀新

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

杜

河必無害也

杜晉國外河
而內山

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

實盡之

杜貞子欒枝也水北曰陽姬姓
諸國在漢北者楚盡滅之

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

晉侯夢與楚子搏

杜搏手

楚子伏己而監其腦

杜監寔
也

仁仲曰楚子伏己而監其腦此本伏字絕句岳本伏己讀據此則已當音以據岳本
則已當音紀陸德明音義不云音紀則知當以楚子伏為絕句而已作以音不音紀
淳祐九經本亦用伏己絕句更詳之焦循云杜益讀監為蠱昭元年傳於文皿蠱為
蠱注云器受蟲害者為蠱寔即啜字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蟲食曰啜謂楚子啜
己之腦如蟲蠶然監蠱可通用詳見孔穎達毛詩鳩正義
案己音紀伏己絕句為是注云晉侯上向則亦伏己絕句

是以懼子犯曰

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杜晉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
伏其罪腦所以柔物子犯審見事

宜故權言
以答夢
彼來監我用齒齒剛也我以腦承之是有以柔其剛故
云柔之寓柔遠人之義也杜云腦所以柔物未知何謂
鬪勃楚
大夫

曰請與君之士戲

安王引之云戲角力也晉語少室周為趙簡子
右聞牛談有力請與之戲弗勝致右焉韋注

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

杜寓寄
也

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

命矣

杜不獲
止命

敢煩大夫謂二三子

杜煩鬪勃令戒救
子玉子西之屬

戒爾車乘敬

爾君事詰朝將見

杜

詰朝
平旦

晉車七百乘鞶鞶鞅鞅

杜五萬二千五
百人在背曰

鞶在背曰鞶在腹曰鞅
在後曰鞅言駕乘脩備
一云繫也正義此注與說文不同蓋以時驗而為解也衡案此當以說文為正鞶從
前足後上結於鬣後故說文謂之著掖皮所以堅鞞也鞞繞驂馬首上結於鞶直貫

陰板以結於軸，驂馬所以引車，故謂之引軸。輓在服馬頸以約之，衡故云頸。皮鞞所以繫也。釋文正義此注以下宋人所增，非陸氏舊文也。

晉侯登

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

杜有莘，故國名，少長猶言大小。安衡案，衡案，與曳柴以益其兵，亦具也。

安衡案，與曳柴以益其兵，亦具也。

遂伐其木以益其兵。

杜伐木以益其兵，亦具也。

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

將右。

潰，楚右師。狐毛設二旆而退之。

杜旆，大旗也。又建二旆而退，使若大將稍却。安衡案，下

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旆是大旆，將旗，唯中軍建二旆，或命先鋒建之，故又稱先鋒為旆。上軍不得有大旆，狐毛欲欺楚師，特置二旆為中軍退走之狀，以誘敵，故曰。

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

之原軫卻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

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攷其卒而止，故不敗。

完是不大崩。晉師三日館穀。

及癸酉而還，申午至于

衡雍，作王宮于踐土。

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

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

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

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

王命尹氏及王子虎

命之，以寵晉。

大夫也，三官。

命之，以寵晉。

北而再拜稽首，外成拜，大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使者出，侯氏送再拜，春秋策，賜

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

杜大輅金輅戎輅戎車二輅各有服

彤弓一彤矢百旅弓

矢千

杜彤赤弓旅黑弓一矢百則矢千

安釋文旅音盧本或作旅非也正義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王制文

衡案旅本或作旅不成字

拒鬯一卣

杜拒黑黍鬯香酒所

安正義周禮鬯人掌共拒鬯而

香條暢於上下也釋器云鬯自鬯器也李巡曰卣鬯之罇也孫炎曰罇釋為上罇為下卣居中

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

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

杜逖遠也王者糾而逖之

安惠棟云衛鞅糾逖王

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

杜稽首首至地丕大也休美也

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杜出入猶去來也從

元咺奉叔武以受盟

杜奉使攝君事

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

杜踐土宮之庭書踐上別於京師

要言曰皆將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

俾隊其師無克祚國

杜俾助也渝變也殛誅也

君子謂是盟也信

杜信金義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

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末之服也

杜弁以鹿子皮為之瓊玉之別名次之以飾弁及纓詩

夢河神謂己曰界余余賜女之諸之麋

杜孟諸宋藪澤水草之交曰麋

弗致也

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

杜大心子玉之子子西子玉之族子

弗聽榮

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

子玉而死言何安衡案大夫若人遙應焉賈子玉而死者何衡案大夫若人遙應焉賈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以見其父老過三百乘不能入之語

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杜孫伯即大心子玉子也二子以此安衡案杜孫伯即大心子玉子也二子以此

玉主親故先序大心荅杜至連穀王無赦命故自殺也文十年王使主貴故先序子西及連穀而死杜傳曰城濮之役王使止子玉曰無死

不及子西亦自殺縊而縣絕故得不死王時別遣追前使連穀楚地殺得臣經在踐土盟上傳在下者說晉事畢而次及楚屬文之宜晉侯聞之

而後喜可知也杜喜見於杜莫余毒也已杜為呂臣實為令尹奉

已而已不在民矣杜言其自守杜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

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杜角元杜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杜夷

六月晉人復衛侯杜以叔武受盟於踐杜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

杜武子甯俞也陳留長垣杜勝西南有宛亭近濮水杜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杜衛

杜武子甯俞也陳留長垣杜勝西南有宛亭近濮水杜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杜衛

欲與楚國人不杜今天誘其衷杜衷中杜陸榮云家語王肅注曰衷善也天

於民所謂命也命即性誘其衷杜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

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杜牛曰牧杜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

神以誘天衷安衡案道進所得杜馬曰圉杜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

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杜以惡安衡案凡傳言

亡其自致死亡者單言及此謂同盟相俱死亡杜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

聞此盟也而後不貳杜傳言叔武之賢甯俞之安衡案國人不貳釋

侯先期入杜不信杜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杜衛

長牂衛大夫甯子患公之杜欲速故先入欲安喻國人杜公子歆太華仲前驅杜衛侯遂驅掩甯子

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

之股而哭之杜尸枕其股杜歆犬走出杜武射叔杜公使殺之元咺出

奔晉杜元咺以衛侯驅入殺杜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杜牛馬因風而

安衡案傳言風而不言牛馬杜何以知失牛馬蓋因風馬牛之語妄造此說耳風

於澤者遇大風於澤也此風蓋旋風故亡大旆之左旃旋風極狹故唯中軍遇

亡大旆之左旃

安 大旆旗名繫旄曰旃通帛曰旃

正義今別名大旆則此旆有異於常故以大旆為旗名通帛為旄周禮司常文也鄭玄云通帛謂大赤謂之左旃蓋是左軍所建者衛案大旆唯中軍有之

禮司常文也鄭玄云通帛謂大赤謂之左旃蓋是左軍所建者衛案大旆唯中軍有之

之旃左旃則又有右旃故狐毛欲誤楚軍特設二旃而退之旃即旄也旄以物言之旃以色言之

祁瞞奸命杜 瞞此二事而不

安 衛案祁瞞所奸別有其事蓋風于奸軍令而司馬即得而殺之言之者以明晉軍政之肅也杜因下使茅蔑代之文以風于澤為風馬牛以祁瞞為掌馬牛與旆果如其說馬牛風逸亡大旆之左旃皆風所為非人力所及而妄殺掌之者濫亦甚矣君子何以謂之能刑哉沉傳既序二事更言祁瞞奸命則所奸非二事明矣祁瞞所職傳無文今不可得而考姑依文言

之或是行司馬士卒驚擾行司馬當正之而先自奸軍令故司馬誅之與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蔑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杜 權代舟之僑也士會隨武子士為之孫

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杜 愷樂也

獻俘授馘飲至大賞杜 授數也獻楚俘於廟

徵會討貳杜 徵召諸侯將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杜 三罪顛顛

之僑杜 則中國受惠四方安靖冬會于溫討不服也杜 討衛衛侯與元咺訟杜 爭殺叔武

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杜 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

咀又不宜與其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為主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實正元咺傳曰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坐獄於王庭各不身親蓋今長吏有罪先驗吏卒之義

衛侯不勝杜 三子殺士榮刑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杜 深室別安 惠棟云荀卿子曰公侯為囚室寘子職

納橐餽焉杜 寘俞以君在幽監故親以衣食為已職安 正義橐餽所以盛衣傳曰為葷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是也衛案此為三十年甯俞貨醫使薄其醜張本當依宣二年傳為職納食杜分橐餽為衣食於文不詞孔引二年傳而不言杜非疏家之常耳

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杜 瑕衛公子適也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杜 晉侯大會諸侯而欲尊事天子以為名義自嫌強大不敢朝周喻王出狩因得盡群臣之禮皆譎而不正之事

也

杜使若天王自狩以失地故書河陽實以屬晉非王狩地

安

衛案言河陽非王狩地故書天王狩于河陽見實出於晉侯之意以貶其召王之非

也 且明德也

杜隱其召君之闕欲以明晉之功德河陽之狩趙盾之弑泄洸之罪皆違凡變例以起大義危疑之理故特稱神尼以明之

安

衛案晉文之舉情是而跡非故書河陽以貶其跡沒召君以明其德非左氏闡明其義千載之下孰能知聖人處事之宜哉

壬申公朝

于王所

杜執衛侯經在朝王下

安

衛案衛侯與元咺訟在公朝于王所之前經隨事序之傳則因衛侯與元咺訟而終言之故執衛侯在朝于王所上試思王猶未歸必不歸衛侯于京師公時猶在溫何必待告而後書之哉枯每遇經傳前後必

以赴告釋

之疎矣

丁丑諸侯圍許

杜十月十五日有日無月

晉侯有疾曹伯之暨侯

孺貨筮史

杜豎掌通內外者史晉史

使曰以曹為解

杜

以滅曹為解故

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

杜叔振鐸曹始封君文王之子

先君唐叔武之穆

杜

私許復曹衛

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

杜

而不與偕

安

衛案禮因義制從禮即是行義

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

杜

禮以行義

安

衛案禮因義制從禮即是行義

也 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

杜

會諸侯圍許

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

杜晉置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三行以辟天子六軍之名三行無佐疑大夫帥

左傳輯釋卷六終

也

也 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

會諸侯圍許

安衛案圍本或作于非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

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

杜

晉置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三行以辟天子六軍之名三行無佐疑大夫帥

左傳輯釋卷六終

古傳輯釋

卷之六

三十九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columns.

